

当前对人口再生产过程的认识

(苏) 皮斯库诺夫、斯杰欣科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社会过程，这就为确定研究人口自身再生产的方法论原则，创立了客观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们对庸俗的资产阶级人口学者的人口理论的批判，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启发性意义。因此，这一批判不仅指出了那些理论是毫无根据的，而且它还带有深刻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特点，包含着进一步发展人口学理论的方法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在总结过去的全部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于研究《人的生产》过程的特点、本质和内容的唯一正确的观点；终结了人口自身再生产过程同整个社会主体的生命活动过程的各种各样的对立，从而指出了把人口过程生物化的企图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企图是建立在对于抽象的生物因素的不适当的认识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承担着、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①因此，一般再生产的社会过程不能归结为生存手段的生产，而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及其社会经济形式的生产过程，并且也是它的主体的人类生活自身——社会过程承担者自身的生产过程。由此可见，所有个人的生产过程，在其具体的社会性质上，是不能同其他类型的生产像彼此孤立的过程那样相对立起来的，因为它们都是人口社会生命活动的统一过程中的相互联系着的因素。

在上面援引马克思的那段话中，还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阐过了人口学方法论原理，这就是说对于个体自身的生产（人口生产）而言，其他类型的生产（生活资料与精神财富的生产）可以被看作是个体生产过程的条件。由于这个原故，我们认为，在研究个体生产而不是研究生活资料的生产，或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研究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的生产时，机械地搬用在经济理论中制定作为经济的再生产条件的关于人口和人口过程的观点是不能容许的。在《人口学教程》第一版中，把人口定义为《生产及一切社会现象的主体》，同时还断定《它同环绕着人类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一道乃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②。我们认为，关于这一论点的自相矛盾之处即使暂且不谈，这里也还须要指出，把人口看成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时，不应当把它解释为生存的固有条件，因为条件是某种另外的东西，某种外在于社会生活主体的东西（主体是在一定的条件中活动，但不等同于这些条件）。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25卷，第924—925页。

② 《人口教程》莫斯科，1967年第13页

对社会的认识，如同对微观现象的认识一样，看来，必须遵循互补原则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对最深刻的和最基本的社会规律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是不可能在一门知识体系中，而只能是在综合一切社会科学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完成。被实践检验过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正实现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这种科学的综合。任何想借助局部的科学体系而使科学知识绝对化的企图，都会引出不适当的结论，就像那些经济唯物论和人口决定论的代表者们曾经作过的那些毫无成效的结论一样。

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内容、形式方面的研究应保证能从自身再生产的抽象的生物学因素的简单记录和人口统计过渡到对完整的人口统计状况中各个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深刻机制的研究。舍此就不能由相互作用（实质上把人口看作是外部社会力量影响的消极的客体）转向对自身发展着的现实的具体相互作用的机制的辩证理解。列宁指出：《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②。

如果把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形式理解为全部社会存在，而把人口自身再生产的内容理解为人口过程本身，即具体的历史的个人形成的过程，那么，为了辩证的认识，我们就有必要把统一而完整的东西“分为”它的各个组成要素，这样，我们就可以着手研究一般发展和运动的内在机制。列宁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③。按照这种对于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认识，作为自身再生产的内容的人口过程，以及作为它的形式的社会生活则表现为辩证的统一。同时也使得下面的论断失去了依据：《人口学所研究的不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不是在人们这个活动过程中所处的那些条件、结果和关系，而是人本身，他们的总和、集团和部分，他们的再生产和运动》④。

不仅所谓人口的自然运动，而且现代人口统计学所研究的一切，即《有关人的个体或他的行为本身的大量具体的社会生活现象》⑤都没有把旨在认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深刻规律的人口学的真正的研究对象概括无遗。因而，作为有关人口自身再生产的科学体系的人口学的对象乃是按照它所固有的特殊观点来研究的社会生活的一切表现⑥。这种对待社会现象的人口学观点取决于下述目的，这就是在人口学面前如同在受过专门训练的人们的有意识的活动面前所提出的那个目标——认识并进一步在实际上运用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规律。

社会生活作为整个社会科学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对象，可以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加以探讨。比如说，假使要研究的目标是认识生活资料生产的客观规律，那么关于这些规律的充分完备的和具体的知识，就不可能仅仅在研究描述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过程的材料的基础上获得。对于生活资料生产规律的认识过程，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不断地扩大研究范围，把

① 《互补原则——这个原则乃是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的原则，而不完全仅仅是适用于它所由此产生的那种科学中的自然法则（这是波尔和他的学生们所一度强调指出的）》——见阿列克谢夫、波罗金的文章《社会学中的互补原则》，载于《社会过程的模拟》，莫斯科，1970年第48页。

②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8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8卷第407页

④ 阿·玻雅尔斯基《还需要争论吗？》，载《统计学通报》1970年第1期第58页

⑤ 普实赫《人口统计学概论》莫斯科，1960年53页

⑥ 因此，据我们予先明确的观点，同捷涅克·巴夫里柯关于“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的人口学的概念，它（人口学—B·C与B·II）没有确切的范围，从整个来说，它逐步走向综合科学的领域……”的论断，是能够协调的。巴夫里柯，《人口学的特征》第37页）

日新月异的整个社会生命活动的一切方面和表现都纳入到它的轨道。甚至就连研究连续的无论是再生产的还是工作系统的生活资料生产的统一过程或行为的本身，其前提条件也不仅是要对生产本身，而且还要对生产与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整个关系进行分析。尽管消费《被看成最后目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①。

把人口过程作为具体的社会性质的个人的形成过程，或者换句话说，作为社会生命活动的主体来进行研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纯属生物过程的自然产物怎样获得社会属性。对这个过程的研究表明，现代人口学是怎样把其他科学其中包括社会学和教育学早已研究过的那些问题纳入了自己专门研究的范围。例如，社会学研究社会化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素质的人的本质，获得了它在社会生命活动中所必须的性质……，这包括个人与整个社会影响的总和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②。《人口过程》的人口学概念要比《社会化》的社会学概念更广泛得多，因为人口过程不仅包括在《带有一定的生物学素质的人的本质》出现时所获得的具体的社会属性，而且甚至包括在社会化客体的某种社会系统（它实现了个体的社会化）中本身所呈现的过程。

这样，在社会学里，如果把社会化的客体看作是自然界的现实，那么在人口学中，它就被理解为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抽象的生物学因素所具体表现出来的产物，也就是包括人口的抽象的生物学因素在内的社会过程的产物。因此，人口学所研究的不仅仅是社会化的结果，而且还有它的前提、条件，特别是那样一些个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不能被看成是社会学中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化的产物或结果。如果社会学是把社会化作为个体获得具体的社会属性的过程来加以研究，那么人口学则研究社会属性的承担者（社会的主体）本身形成的过程，因而人口学是把社会化作为具有具体的历史性的人口的自身再生产的统一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来加以研究的。

既然这里所说的正是关于具有具体的社会性的个体的形成问题以及赋予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属性的问题，那么人口再生产（这是一种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获得了基本的社会属性）在人口过程中所引起的那种基本的实质性的作用就变得十分明显了，这一原理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给研究工作者正确地指出了人口再生产理论应当朝哪个方向发展。如果劳动的社会过程就是人口过程的本质，那么最深刻的人口再生产理论应当带有的就不是生物学的特征，而是社会经济的特征，这实质上也就是在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具体的、历史性的个体的再生产的经济理论。根据与经济学知识体系的类比，并运用列宁所定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它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③），可以肯定，人口学知识体系的一般理论乃是人口过程的经济学，它的对象不是具体的历史性的人的生产，而是关于这种生产的社会关系。

当谈到人口再生产的问题时，我们指的不仅是劳动过程的《人口结果》，个体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客体的作用，而且指的是使它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主体作用的那些变化。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农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39页

② 《哲学百科全书》第五卷第66页，莫斯科，1970年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卷166页

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练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①。这样一来，人口再生产便可以“分解”为相互作用的两个组成部分：改变劳动主体人口增殖属性的过程；改变个体——劳动附加的客体（人口发展）的属性的过程。

把人口再生产作为劳动过程加以论述（它的产品就是一定的人口效应），这就导致必须研究人口再生产的方式问题——人口生产与人口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体系，这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机体中人口自身再生过程的最深刻和最本质的特征。

摆在现代人口科学面前的新的课题，要求它必须走出只研究人口自然变动的传统的狭隘的界限。就完善社会主义人口政策，提高控制人口过程的效率而提出具有积极作用的实际建议，都是同具体的社会性的人口再生产规律的认识即同对各种最重要的社会本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相联系着的。

（摘译自苏联乌克兰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再生产》，基辅，科学之家，1978年，第17—22页，刘增录译，魏津生、孙淑清校）

孟加拉国人口政策

移民子女在西欧

孟加拉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已决心加强家庭计划和人口控制政策，以便到本世纪末使该国人口限制在一亿之内。这一计划现已开始实行，它包括建立家庭福利中心、晚婚、避孕、绝育、保险、提高妇女的经济地位等。该国还同时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来研究给予在家庭计划和人口控制中作出贡献的人以奖励的可能性。（库）

广播与生育

过去十年间，广播节目对迅速降低哥斯达黎加的人口出生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斯坦福大学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低收入阶层对每天两次、每次二十分钟的节目最感兴趣，节目内容主要是关于性生活方面的知识和态度等。哥斯达黎加是世界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得最快的国家之一，据认为这是与其十年来每天定时的广播有关节目不无关系的。

（陈）

西欧各国一直是吸引其它国家移民的地区。在有些年向这里的移民人数多达500万—700万人，其中有些移民已经长期在西欧各国定居下来。这无论在劳动就业（目前一代的职业培训，克服语言障碍等等）方面，还是在日常生活（扩大社会基础结构系统）方面都会引起一定的问题。在1974年在西欧各国长期定居的移民的子女总数已达400万人，其中7岁以下的160人，7—16岁的160万人，17—21岁的80万人。1976年西德移民婴儿的出生数占到该国新生儿总数的14.4%，差不多达到87000人。但是，西欧各国的教育制度并不能普及到所有移民儿童。1974就有近30万移民的儿童不能入学。大多数移民的孩子在小学毕业后就不再学习而去工作了。1976年在法国有近31%的移民的子女为了日后劳动就业而参加了短期技术培训班。移民的子女会在更大的程度上遇到失业问题。

（孙卿）

①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